

今日只有巫女一鬼，畢竟她要到的地方，是常人不可靠近之處。

白衣巫女站於磨坊之前，令人陷入瘋狂的魔力於空中飄逸，透過風散播至遠處，狂氣亦隨之籠罩大陸。她能夠聽懂雜音般的語言，似由不同文化混雜，又或是什麼也不是，只是單純的、無意義的童言。

磨坊向巫女訴說寂寞之情，亦表現了對花朵的獨佔有欲，真像是一個任性又天真孩子，有一種難以言語的概視感，這不就是巫女自身嗎？受人愛戴的小巫女，是鬼淵眾的掌上明珠，未來的一切被安排好，所有的美好事物都是屬於小巫女，但是她沒有選擇權，她只是傀儡戲中的一小部分。

直到怨恨之火燒毀鬼淵之前，她從來沒有自由過，她得不到知心的好友，只有阿諛奉承的家政婦圍繞著她，連唯一會傾聽她的女孩也不被容許接近，孤獨地立於重巒疊嶂之中，還被蒙蔽了雙眼，被告知世界是多麼美好。

直到在小巫女得知一切的真相，她咆哮，她抓狂，她悔恨自己的無知，她憎恨鬼淵眾的醜陋。

隨著血液流淌，念誦咒歌，萬物歸於塵土，一切平靜下來，她倆亦成為真正的鬼（おに）。

巫女手持紅燈籠，雙手握緊置於前，隨著巫女的起舞，神樂鈴亦響起，隨著狂氣傳遠。

「ひふみよいむなや——」
「こともちろらね——」

祈詞與狂言混在一起，微笑鴉於空中盤旋鳴叫，亦無法掩沒似是天女的禱詞之聲。

「しきるゆみつわぬそをたはくめか——」

狂氣化成黑霧，似暴風般呼嘯，而暴風眼正是位於中心的巫女。

「うおゑにさりへて——」
「のますあせえほれけ——」

黑霧於中心凝聚，化為巫女的一部分，成為她的力量。

最終歸於平靜，狂氣依常，風聲依舊，微笑鴉繼續啄食磨坊的血肉。

巫女回眸，與你對上了目光，剛開始的一剎那她的臉是冷酷，無溫度無情緒，身於狂氣之中亦如常，平靜得令人心感畏懼，是八寒中的大紅蓮。

下一秒她換上若女之面與你笑談「哎呀，奴家還以為不會有人來訪磨坊。」白袖遮唇呵呵笑聲，平淡又可怕。

畢竟在狂氣中仍然保持自我的人，不是異常冷靜就是瘋得徹底了吧。